



植物人

Plautman

小妖UU◎著



实力派恐怖小说作家小妖UU的诚意之作 《男生女生》2012年度月排名前三的U质作品

当人类遭遇更强大的神秘物种，是臣服，还是抗争？

当强大物种感染致命病毒，是毁灭，还是重生？

秘世阴谋，从卷首一路蔓延……

探索物种之外的更高维度 领略暗藏在植物界的深层恐怖

北方文艺出版社



植·物人

Platinum

小妖UU◎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第七章 碎裂的幻境】

1.

之前，植物园里除了第五藤和第五婆婆，只有慕海、慕江、慕河、慕湖、慕溪、慕潭六个素食者，外加曾颜君这个编外人员，一共也就只有七人。其中慕溪、慕潭两个女孩专门负责照顾第五婆婆的饮食起居，慕海和慕江则是第五藤的实验室助手，而真正负责植物园各种琐碎的日常事务的，只有慕河和慕湖两个人，人手明显不足。因此，第五藤才从各个平行世界里精挑细选了一些人来做“园丁”，当然，曾国强除外，他只是搭了个“顺风车”。

一夜春风，被浸泡在大箱子里的“园丁”们全都苏醒了，他们拨开如脐带一般缠绕在身上的海带，纷纷游上水面，迷茫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在经过一系列严密的生理、心理、意志和忠心测试之后，他们中的佼佼者将被赏赐食用人参果，成为第五藤先生的亲信；资质平庸者将成为奴仆，帮着慕河、慕湖打理琐事；而资质较差或有异心者，则会成为一些危

险性或毁灭性实验的牺牲品。

慕河分别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和工作，原本一片死寂的植物园瞬间有了生机，就连原本吵闹着要回家的梅茸也找到了新的乐趣——慕溪和慕潭为了哄她，每天都指派一名“园丁”陪她玩过家家，医生和病人。

整座植物园并没有因为第五藤的伤心和消沉而变得如“无政府状态”般混乱，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绝对算得上一个成功的管理者。

安葬了第五婆婆之后，第五藤将自己关在木屋里，一整日地对着镜子发呆。第五婆婆的死对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仅是因为他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亲人，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之前的二百多年的努力全都化为泡影。他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就是为了研究出不杀死母亲也能觉醒的最佳办法，而现在，第五婆婆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他觉得自己就像一颗疾速射向靶心的子弹，眼看就要正中目标，可靶子却突然消失了，他既没办法没停下来，又不知该落到哪里，更没办法重新回到枪膛里，只能眼睁睁地任凭动力耗尽，最终变成一粒毫无意义的弹壳。

他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人生特别不真实，明明已经三百岁了，可仍是三十岁的样子，他的时间仿佛永远停在了乾隆七年——若要追根溯源的话，就是从乾隆七年的夏天起，他的世界才开始变得不同寻常。

那一年，第五藤的启蒙者龙魄在对她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启蒙教育之后，彻底失去了耐心。当时，由于人类知识水平的限制，从小在人类社会中长大的沉睡期植物人根本不可能理解所谓的维度概念，因此那时的启蒙教育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启蒙者经常以方士的身份接近沉睡期植物人，获得对方的信任后，便开始以“升仙”或“修炼某种法术”的缘故，诱导他们

进行“唤醒仪式”。

当时，第五藤是一城县令，为官清廉，性格刚直，以孝顺闻名乡里，他是龙魄见过的最固执的沉睡期植物人，整整十年，任凭他使尽浑身解数，都无法令他在心理上“断奶”。堂堂一方父母官，一回到家，褪去官服，便妈妈长妈妈短地像个三岁孩童一样依偎在母亲身边。

龙魄实在受够了，他原本是植物人界龙血王最得意的儿子，也是将来王位继承人的热门人选。他担任“启蒙者”的职务只是为了“下基层镀金”稍微历练下，为继承王位而增加一些竞争资本而已。谁曾想却遇到第五藤这么块硬砖头，害得他成为整个王族的笑柄。

龙魄实在忍无可忍，最终选择了最极端的手段。一夜之间，县城里所有的植物全都死光了，寸草不生，百姓们以为遭了天谴，惶恐不安。

龙魄对第五藤说：“从现在起，以你所辖县城为中心，每隔一天，灾难就会向四周扩展十里，直到你完成唤醒仪式为止！”

一面是用生命哺育了自己的母亲，另一面是无辜遭殃的百姓，第五藤忠孝难两全。

第五婆婆手捧匕首跪在儿子面前，请求他杀死自己，以救一方百姓，可第五藤始终无法下手。到了傍晚，不仅是第五婆婆，连城中百姓也纷纷跪在县府门外，求他弑母以平“天怒”。

就在第五藤陷入绝境之时，有两个人偷偷潜入他的府邸，告诉他一个对付龙魄的方法……

第五藤从沉痛的回忆中挣扎出来，将慕溪叫进来，说：“贺美婷的女儿，那个菟丝子属沉睡期植物人，你去好好查查。记住，只在暗中查，先别惊动她！”

慕溪毕恭毕敬道：“是，先生。”

2.

当孟梓带着贺晓荷和潘楠、曾国强“叽里哇啦”地“空降”到江家别墅的时候，江建业正含着泪，抹去贺美婷嘴角上的饭粒，轻轻为她补上一层唇彩。

就在上一秒，她还捧着梳妆镜，一遍一遍地问他：“漂亮吗？好看吗？美吗？”而这一秒，她的皮肤迅速枯萎，她的脸颊迅速干瘪，原本完美无缺的妆容，变成了一团自欺欺人的遮丑布。当时梅芳的情况更加严重，已经变得枯枯皱皱的，像一个干瘦的稻草人，歪歪斜斜地靠在餐桌椅上，她眼中的光芒早已散去，微微耷拉着的嘴角，似乎在抱怨命运的不公。

最终，梅芳因为吃得太多太猛中毒太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贺美婷气息尚存。大伙儿手忙脚乱地忙着抢救贺美婷，自然没有空闲招待曾国强。

曾国强像原始人一样，身上裹着几片芭蕉叶，有点不知所措地望着这一切。突然，他想起妻子女儿此刻一定正殷切地盼着自己回家，于是大声打了个招呼，顺手从门廊的衣架上取了一身衣服，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江家别墅。

与此同时，丰鼎市城郊的乡村里，两个村民正疯狂地砸着孟梓家的铁门，“叮叮咣咣”的巨响扰到周围的住户，三五个男人披着外套、睡眼惺忪地凑过来，问了几句什么，随即便加入到砸门的行列里。

很快，铁门被砸开了，一群人抄起家伙，转而奋力砸墙，一边砸一边喃

喃着：“宝藏，这里有宝藏！”

被潘楠修补过的墙洞本就不太结实，亢奋的村民们齐心合力，三下五除二就重新凿出一个更大的破洞，他们一窝蜂冲进房内，大声嚷嚷着：

“哇！这么多门！全是门！快找啊！宝藏一定在其中一个房间里！”

曾颜君趁乱快速钻入墙洞，跑到门外，向着城市的反向一路狂奔。

待到曾颜君远去之后，村民们像大梦初醒一般，茫然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其中一个突然大叫道：“喂！你们在干吗？抢劫吗？”

另一个说：“你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刚才砸门砸得最卖力的就是你！”

“谁说这里有宝藏的？神经病啊！”

“啊，刚才路过这里时，也不知怎么了，突然就觉得这里就是有宝藏，中邪了……”

“真见鬼！”

“阿弥陀佛……什么鬼不鬼的，别瞎说……”

“要不要报警啊……”

“报个屁！想坐牢你就报！”

众人面面相觑，最后心照不宣地拍拍身上的尘土，一溜烟儿各自回家，第二天，大家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谁也没再提起晚上的邪门儿事。

天蒙蒙亮时，曾颜君终于拦到一辆进城的早班车。她筋疲力尽地瘫坐在座位上，望着天边的朝霞，轻轻扬起嘴角。

“原来第五藤先生没有骗我，”她想，“当我身边所有人都不信我，都欺骗我时，唯有第五藤先生没有骗我！”

植物人艺术展那天，第五藤先生送给了她一粒人参果，还告诉她，这是

一枚很特别、很强大的人参果，迟早有一天，她会发现它的好处。起初，曾颜君并未放在心上，可后来去过素食者植物园、见到其他素食者之后，她突然有一种被敷衍的感觉。因为食用人参果之后的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既不像慕溪一样有变色伪装术，也不能像慕潭一样轻盈地顺风飞翔。如此说来，第五藤先生给她的那枚人参果确实很特别——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给曾颜君带来任何特别之处，她还是原来的她。

因为这枚“特别”的人参果，本就是为复活爸爸而“非自愿”地加入素食者的她，对第五藤和他的植物园根本没有什么归属感，她没什么野心，也不是那种对世界充满仇恨的叛逆少女。她只想与爸爸一起，过着平凡而踏实的生活。潘楠不爱她也没关系，她坚信她对他的爱恋，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渐变淡，或者沉淀，最终成为青春时代一段酸涩美好的回忆。而她，会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在合适的年龄结婚，生子，幸福平凡地度此一生——这便是她最初的想法。那时，潘楠还没有主动接近她；那时，她还不知道贺晓荷就是自己的杀父仇人；那时，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很多人都是这样，对于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他们会羡慕，会垂涎，但也会将这份渴望埋藏在心底，转而去追求比较现实的东西。比如狂热的粉丝们总是幻想着自己和偶像相爱，但如杨丽娟般偏执的能有几人？最终大家还是会找一个现实点的对象共度一生。

可是，一旦前方冒出一丁点儿希望的火苗儿，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在那个惊心动魄的分尸之夜，当潘楠为她细心地擦拭伤口，当潘楠主动提起电锯成为她的“同伙”时，她看到了希望，并开始憧憬着他们的爱情。

在此之前，她从未发现自己的想象力竟如此丰富，她想象着他们如何互相告白，如何含情凝望，如何深情接吻。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编

剧、导演和场景构造师，他们相爱时的每一个神情，每一句对话，甚至很多无关紧要的细节，她都想象得极为精细。

比如，当他们手牵手走在沙滩上时，迎面而来的海风吹倒了地上的矿泉水瓶，矿泉水是什么牌子的？瓶子里是空的，还是半空的？如果是半空的，那么瓶子里的水一定剩得很少，否则海风不可能轻易吹倒它。如果它在很满的状态就被吹倒了，这说明风很强烈，那么这个时候潘楠应该脱下外套披在自己身上……诸如此类的细节，她统统都想到了。

曾颜君以为自己突如其来的强大想象力仅仅是爱情的力量，直到这场想象中的爱情被现实残忍割裂，直到她被潘楠、被贺晓荷、被所有人遗弃在这个鬼地方，她才发现，自己那夸张的想象力根本与爱情无关，这是第五藤先生赠予她的礼物，这是那枚毫不起眼的人参果带给她的超能力。

现在，她不但拥有完美而强大的想象力，还可以用这种想象力去影响他人。

比如，就在她被困在孟梓家里，深陷绝望时，她突然想，要是有人从院外经过，看到这么高的围墙，一定会很好奇吧。平白无故为什么把围墙建得这么高呢？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会不会有宝藏呢？

对，宝藏。

住在附近的人一定会以为这里有宝藏，所以起了贪心……

恰巧，孟梓家的院外有两个赌徒经过，他们刚刚在邻村推了大半宿的牌九，输得精光，正琢磨着从哪里捞点钱回去翻本。在这样的心境下，曾颜君无意识的想象影响了他们，继而影响了被闹醒的、迷迷糊糊的邻居，于是就出现了“破门砸墙寻宝藏”那一幕。

曾颜君坚信，只要自己好好研究，多做试验，就一定能从这种超能力

中，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早班车驶入城区，太阳在高楼的夹缝中跃然升起，新的一天，刚刚开始。

3.

曾国强对丰鼎市并不陌生，他的弟弟曾国富在这座城市当警察，就在他被“绑架”前的一礼拜，还曾带着妻女到这里小住过几天，可是这次再回来，所有的街道和建筑都变得似是而非，离开江鼎山庄之后，他就彻底迷路了。

曾国强很后悔自己没有在家借个电话或者借几十块钱。

此时此刻，他光着脚，套着一身略显窄小的运动衣，茫然地站在城市的街道上。早起的环卫工人骑着三轮车从他身边路过，大抵是见他可怜，于是转身从车兜里拿出一双破拖鞋扔给他。

那双破拖鞋也很小，是女士的，曾国强只能勉强将前脚掌塞进去，虽然如此，他还是很感激地追上那个环卫工人，说了声“谢谢”，之后又很恳切地哀求他：“大哥，可以借我用下手机吗？”

环卫工人警觉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要给谁打电话？号码给我，我帮你打。”

曾国强说了老婆的手机号。

环卫工人打开免提，拨了过去，里面提示：“您所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

曾国强又说了弟弟的手机号。

这一次电话接通了，但对方是女人，并且坚称自己不认识一个叫“曾国富”的人。

环卫工人不耐烦地收起手机，嘀咕道：“谁家的精神病跑出来了？”

曾国强彻底迷茫了，无奈之下，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公安局，对值班民警说：“我找曾国富，他在你们局里做警察。”

谢天谢地，那位民警正好认识曾国富，“你是他什么人？”

曾国强说：“我是他哥，能不能麻烦您给打个电话？”

民警很顺利地拨通了曾国富的电话，“国富吗？你哥找你找到局里来了，看样子好像不太对……”

曾国富在电话里说：“哪个哥？”

民警转而问曾国强，“你是他哪个哥？”

“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他从民警手里接过电话，大声道，“你他妈的有几个哥？”

“谁啊你？有病吧？”

“你个臭小子说谁有病呢？我是你亲哥！曾国强！”

曾国富在电话另一端沉默了几秒，不耐烦道：“你把电话给小王！”

小王就是那个民警，他接过电话一边“嗯，好的，嗯”地回应着，一边看着曾国强，目光变得越来越不友善。最后，他挂了电话，严肃地说：

“这位同志，请您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好吗？曾国富的哥哥去年就已经死了，您冒充谁不行，偏要冒充一个死人！”

曾国强怒道：“你他妈的才是死人呢！”

小王民警将他推到门外，不耐烦道：“请您说话放尊重点，这里是公安局，不是你无理取闹的地方！走，赶紧走！再不走我报警了啊！”

曾国强说：“你不就是警察吗？还报什么警？说我有病……我看你们才有病，你们全家都有病！”

他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公安局，摸了摸自己的脉搏，又感受了下心跳……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自己分明还活着啊！他凭着记忆一路走到弟弟家里，但却发现那里早已成为一片废墟。

他向周围的人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在变成废墟之前，也并不是公安局的宿舍楼。

那个人告诉曾国强，他所要寻找的地方在城市的另一端——这怎么可能？他怎么会不知道弟弟家在哪里？到底是自己的记忆出错了，还是这座城市出错了？

无奈，曾国强一路打听，到了下午时，饥肠辘辘的他终于找到了弟弟曾国富的家。

叮咚。

叮咚叮咚。

过了许久，门内才传出略显慌乱的脚步声，伴随着一声惊呼，防盗门快速被打开了，女儿曾颜君怔怔地看看这他，然后一头扎进他的怀里，哭着说：“爸爸！爸爸！真的是你！太好了，真的是你！”

曾国强这一生坎坎坷坷、大起大落，遇到再苦再难的事都不曾掉过眼泪。但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里，在他弄丢了自己的这个世界里，曾颜君那一声“爸爸”，叫得他泪流满面，“是我，是我！是爸爸回来了！”

突然，他意识到有点不对劲儿，我的宝贝女儿……她什么时候会说话了？

“小君，”他轻轻推开她，“你什么时候会说话了？”

曾颜君一边流泪一边笑着：“爸爸，你这是怎么了？我一直都会说话啊！难道你忘了吗？你以前总是说，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个发音，就是‘爸爸’！”

“爸爸，你能活过来真的太好了！”曾颜君完全没有觉察到曾国强的异样，开心地拉着他的手，“来，快进来！”

他跟在女儿身后，问：“能活过来？什么意思？难道我真的曾经死过？”

“爸爸都忘了吗？”曾颜君到二叔的卧室给他拿了件合适的衣服，“别着急，刚复活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的，过段时间就好了。”

曾国强听了愈加疑惑，他环顾四周，发现弟弟家里的装修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算了，先不说这个了，赶紧给我弄点吃的，都他妈的快饿死了！对了，你二叔呢？”

“二叔吗？哦，”曾颜君支支吾吾地说，“二叔和二婶去旅行了，不在家。”

“给他打个电话！”曾国强板起脸，“才多久不见，就连我这个大哥都不认了！”

“哦……他们……他们去国外旅行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都在飞机上呢！”曾颜君像是在掩饰着什么似的，转身进了厨房，“我给你煮面。”

曾国强望着女儿忙忙碌碌的侧影，感觉一切都不对路，他分明记得自己清晨时还和曾国富通过电话，他怎么可能还在飞机上？女儿是不是对自己隐瞒了什么？或者说……这个健康的、会说话的女孩儿真的是自己的女儿

吗？

“面好啦！”曾颜君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谢谢。”曾国强接过碗，狼吞虎咽。

“爸，你刚才说什么？”

“谢谢。”曾国强重复了一遍。

“哦……”曾颜君满脸诧异，从小到大，爸爸从未对她说过“谢谢”。

4.

转眼三个多月过去了，暑假席卷着热浪，来势汹汹。原本就被烈日晒得无精打采的杂草，因了江植和贺晓荷的到来，愈加奄奄一息。

梅芳的墓碑被并不新鲜的花环拥簇着，就像她短暂的生命，还未来得及好好享受绽放的美丽，就被这世界、被植物人，夺去了所有光泽。

烈日下，江植轻抚着梅芳的墓碑，叹息道：“幸好我们回来得及时，否则你就永远没办法觉醒成植物人了，就像梅茸一样。”

“幸好？及时？”贺晓荷挑了挑眉毛，不悦道，“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四个字？及时？我们回来时，梅姐姐已经死了，这能算及时？你还是不是人？”她顿了顿，自顾说道，“哦，对，你本来就不是人！说实话，我真为自己和你是同类感到耻辱，所以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提唤醒仪式的事！我绝不要变成像你这样的冷漠冷血的人！”

江植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越来越发现，贺晓荷的情绪就像一片重雷区，前一刻还好好的，后一刻就不知“踩”中她情绪里的哪个点，瞬间就暴躁如雷。但有些话，他就算踩着地雷也得说：“最让人害怕的，也许恰

恰是最能带给人惊喜的，如果不能克服对未知的恐惧，怎么能发现未知呢？相信我，等你觉醒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切，你会发现你现在所在乎的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

“是啊，在植物人眼里，人类的生命本来就微不足道，”贺晓荷说，“所以，伟大的植物人先生，请你放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类吧。”

江植叹口气，或许，迥异的生命方式，注定了不同的价值观；或许，对于贺晓荷的启蒙教育，他确实有些操之过急，弄巧成拙；又或许，卑微和渺小，茫然和无知，也是一种傻傻的幸福。

可江植没有选择余地，贺晓荷也没有，他必须引领她完成唤醒仪式，这是他留在低维世界的唯一目的。他狠下心，对贺晓荷说：“你知道你是菟丝子属植物人吧？”

贺晓荷的身体轻轻颤抖了下。

江植继续说道：“菟丝子属植物人是一个寄生种族，你们本身的寿命很短……”

“别说了！”贺晓荷打断她，“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如果我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只会伤害更多无辜的人？你是不是想说，我之前的爸爸们全都是被我害死的？我早就知道了！我是窃取别人寿命的小偷，是杀人犯！”

“这不怪你……”江植将目光移到别处，他一直不忍心告诉她这些，就是害怕看到她受伤的样子，“这只是你的生存本能，处于沉睡期的你无法选择也无法控制。但是，当你觉醒成为真正的菟丝子属植物人之后，你寄生的对象就从普通人类变成了植物人，而且这种能力也变成可控的，你可以自行选择宿主，也可以随时更换目标。你不是很讨厌我吗？那就觉醒啊！等你成为真正的植物人，就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宿主了，随你怎么祸

害，我绝对毫无怨言！”

“你不要逼我，等我把一些事做完了，自然会给你个了断！”说罢，贺晓荷甩头而去。

了断？江植当然知道，她所说的了断，一定不是他想要的了断。

烈日已不似刚才那般飞扬跋扈，风中暗藏着一丝凉意。江植俯身冲梅芳的墓碑深深鞠了一躬，微微侧过脸，余光里，不知何时站了一个黑色人影。

黑影说：“你还是像以前一样，总是感情用事。”

江植并未转身，背对着黑影，手指微微抖了下，低声说：“我已经在努力克制，尽量让自己成为一个冷漠的人了。”

“最好是这样。”黑影顿了顿，转而说道，“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催促你尽快唤醒贺晓荷，时间已经不多了。另外，江建业的问题也希望你能够妥善处理。在沉睡期植物人处境未明、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他竟然自主主张帮助植物人母体自杀，如此不分轻重的人，已经不再适合做中介人，更不适合继续做你的助手。”

江植知道“取消中介人资格”对江建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沉思了片刻，说：“他是担心贺晓荷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被强行唤醒，贺晓荷觉醒后的能力，您是知道的，如此一来反而会破坏我们原来的计划。江建业这么做，只是对植物人的事太用心了。况且，现在贺美婷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我们也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不如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我想继续对贺晓荷进行启蒙教育的话，必须得有理由、有条件和她生活在一起。刚才您都看到了，我们的关系并不好，如果江建业死了，那么贺美婷带着贺晓荷一改嫁，只怕到时候更耽误启蒙教育的进程。”